

公道

第一卷 第二期

(2)

價目：每期大洋三分

通訊處：南京丹鳳街一二八號潘希天先生轉

代售處：各大書房

廣告刊例：每期每方吋壹元五方吋起碼底面

全面及長期另議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甘肅當局應嚴懲賑災舞弊者

公

前天由某雜誌上看到一篇、甘肅賑務整理會報告整理省賑務會賬項之詳情，得悉甘肅主持賑務的人，在種種方面——簿記，匯費，利息，現票，平糶，急賑各事上，都有舞弊的事實證據或重大嫌疑。據那報告而推斷，因舞弊而吞沒的賑款，至少在幾十萬元以上。這是多麼令人失望，震悼，而且憤恨的慘事！

人心真壞透了，無論什麼事到手。總想營私舞弊，才覺安心。賑濟本是一件悲天憫人的慈善事業，但一到壞透心的手裏，也要在賑務上舞弊，在賑款內吞滅！不幸而中國災禍偏多，需要賑濟的地方偏很廣，於是而吞沒賑款的事實，也就在各地層出不窮。報紙上多時可以看

到了。

甘肅僻處西北，一切落後，惟有災禍不落後，惟有壞透的人心不落後。甚麼都趕不到人前頭，惟有這營私舞弊，吞沒賑款的壞舉，那絕不能讓東南人士專美的！

我們很奇怪辦賑舞弊的那些人，心眼如此多，計策如此高，手段如此妙，爲甚麼不拿這些聰明才智在好的方面爲社會爲人羣多努點力，而偏要把有用的聰明才智，浪費在作惡舞弊上呢？這真是「狗肉不上瓷盤」，（註）壞東西不會有好處去，爲之一慨！

甘肅的人民，在天災人禍雙層踐踏之下，數年以來，死亡幾至過半，四方仁人君子，因爲看到或聽到同類將死的慘形哀聲，

本期要目

- 甘肅當局應嚴懲賑災舞弊者.....公
- 方瓊英女士自殺了！.....希斯
- 痛定思痛之「九一八」.....聯鳴
- 恢復黨的他信力.....不平
- 東三省的喪失與收復.....希天
- 蘭州的生活程度如何？.....呆子

才解囊捐助，希望積零為總，救活他們。這樣得來的賑款，今被少數辦賑務的人，來千方百計，舞弊吞沒，天下最毒惡，最無恥，最使人深惡痛絕的，熟有過于此等人者。

賑款與人命，完全成絕對相關的比例。多有些賑款，就少死些人命。在賑務上舞弊，直接把賑款吞沒，就是間接把人命送掉，越吞沒的賑款多，就是越送掉的人命多，這些因飢寒致死的災民，都是吞沒賑款者親手殺死的！殺死一人，律應償命。殺死多人的強盜劊子手，國家社會，政府人民，絕不應寬恕了他們！

我們希望甘肅的政府當局，各界民衆，要澈底查究賑務會的賬項，要屬屬懲辦舞弊的人員，把吞沒的賑款加倍

方瓊英女士自殺了！

有一位青海的朋友告訴我：「方瓊英女士自殺了！舊禮教吃人！太冤枉了！」我說：「真的嗎？方瓊英爲甚麼自殺呢？自殺不是自己要自己死嗎？死是無論誰都怕的一件難事，難道方瓊英獨不怕死嗎？」我真有點不明白，有點不相信！所以反復的來問他。

「原來是這麼回事，那真太冤枉了！舊禮教真吃人！方瓊英是被舊社會吃了！那裏是不怕死呢！」

我一面感慨！一面歎息！在聽罷那位朋友詳細說明此事的原委以後。

方瓊英女士我會見過，她在青海省城某女校學過業，到甘肅蘭州住省黨務訓練所婦女運動班，也卒了業，年紀還不到二十歲吧！她的性情很溫和，功課很不錯，由她平

追繳出來，把吞賑款的劊子手多槍斃幾個，爲已死的災民報冤仇，爲將來的舞弊者照樣子。我們更希望主持賑務的當局，把所有賑務賬項坦白的公開出來，讓大家詳細審查，看到底有無舞弊，或不公道的情事，這正是「肚裏沒冷病，何怕吃西瓜」。只要你們辦得對，何怕人家知道！只要你們賑項清楚，何怕人家審查！只要你們辦得不亂，何怕人家整理！反之，你越怕人家知道，人家就越要懷疑！你越要保守秘密，就越顯出舞弊吞賑的重大嫌疑！

（註）此爲甘肅俗話，別處不大適用，如廣東的狗肉，也可以在宴會時吃。

密斯

日的動作看來，的確是一位有作有爲，前途遠大的女子！她畢業後，跟別的幾位女同學，一起回到青海，喚起青海的婦女，走上三民主義的光明大道，當然是她們的志向和使命了！她回到青海以後，就同別的同学同志，在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工作，必勤必謹，必奮必發，以爲社會雖腐舊，工作雖艱鉅，但下定決心，漫漫兒去轉移改造，必有收效成功之一日，雖知事出倉卒，竟以身殉，「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方女士竟自殺了！惜哉！

方女士爲甚麼事要自殺呢？待我漫漫道來：原來青海省黨務辦事處有一架無線電收音機，可以收到南京中央廣播電台的音波，正當淞滬戰爭吃緊之時，全中國的人，沒

有一個不急於要知道關於國難的最新消息，青海的民衆，每晚都集於省黨部收音機的旁邊，來聽中央的切實報告。除非報告完畢，他們絕不回去！方女士與另一位女同志，都是省黨部的職員，自然也來聽報告，不完不回去的！恰巧有一位蘭州教育廳戲劇訓練班畢業的學生某君，戲劇演得很好，也到省黨部來聽報告，某君與方女士素日相識；此時乃相與談片時，談時尚有一女同志在旁，不料因此竟惹起一般人注意，說東說西，說到省黨部次日把方女士忽然無故停職，方女士的家庭，不問情由，又加辱罵，於是方女士一人，幾乎成爲全家庭全社會的敵人，方女士遂服毒自殺了！方女士遂被舊家庭舊社會舊禮教活活的吃了！

我們覺得女子與男子都一樣是人，女子與男子隨便談談，並不算得甚麼一回稀奇事！從前的女子是男子的玩物，女子也自己承認；所以從前的男子見了女子，就想耍弄她；同時，因爲女子永不得見男子，所以一見男子，就想教他玩弄！現在社交公開了，男女完全平等的，誰也不能玩弄誰！在許多地方：整日整夜，都有男女在一塊操作，能言談笑語，全無隔閡，並沒見得誰與誰做出不名譽的事來！反之，在從前舊社會裏，男女界限分得越嚴，而鬧出的笑話越多，大家試一思量：到底那個較勝一籌！

其次，我們覺得一個黨部職員與一個戲劇演員交談，更算不得一件甚麼錯事，現在的黨員自成一階級，與民衆

不屑往來，弄到黨是黨，民衆是民衆，黨與民衆全不發生關係，這正是黨員的最大錯誤！方女士能以千金小姐，與戲劇演員接近，我們只有深切的佩服她，贊成她，還請嘲笑她，誣蔑她嗎？誰如果爲此事而嘲笑方女士，甚至誣蔑方女士，他就是……

再退一萬步說：就當方女士與某演員發生戀愛，這又有甚麼稀奇？方女士如果尚無丈夫，自然要選一位她自己心愛的人來接近，這不但是潮流所允，而且是法律所許，是無論何人不能干涉的！難道一個黨部職員就不能與戲劇演員發生戀愛嗎？不，他們不但可以戀愛，而且可以結婚，誰也不能干涉的！

但是，方女士死了，方女士畢竟死於這種非法壓迫之下！這是自殺嗎？這不是自殺啊！這是舊社會把她殺了！如果這個舊社會永久任她存在，那自殺者還正多着哩！豈止方女士一人！我不知青海省黨部的同志們作何感想？更不知方女士的女同學們作何感想？！

天下最慘忍最不平之事，莫過於繼母虐待子女，笞打炮烙，至死不准哭叫一聲！方女士這樣死的冤枉，但因為禮教體面及其他種種原因的束縛限制，竟沒人敢替他喊一聲冤！這是多麼不平之事哩！我們在這裏大聲叫道：

「方女士死得冤枉！」

痛定思痛之一九一八

鷓鴣鳴

自暴日以武力侵佔東三省以來，國人飲泣吞聲而熱狂希望於所謂革命政府者，厥維收復失地；血洗國恥。然而

時至今日，東北淪亡，整整一年。敵人由武力踐踏；進而

津動搖：凡沿江沿海，無處不受日本陸海空軍之壓迫，險象環生，談虎色變。一若喪胆奴婢，聞主人斥叱，而跌蹶不敢呼吸者然。嗚呼！政府不肖，民氣頹喪，古今中外亡國滅種之事跡多矣，而未有如中國今日之心死無恥也！

夫中日關係之惡劣，東省國防之嚴重，不自近今始。由甲午之戰日俄之戰，以至晚近，東北三省，其間屢遭帝國主義之踐踏蹂躪，侵佔征服，而尤以日本為最大之患。滿蒙侵略政策之確定，乃明治以來六十年日本之傳統作法，吾人試偶與其小學兒童談話時，數歲小兒開口便稱贊滿蒙如何富庶。對於東三省地理物產及一切地方情形，知之甚詳。問其何故留意此事？則答以彼輩將來移住該地。此種情形，聞之寒心，凡稍具國家觀念者，無不深知日本野心之所在，其處心積慮，非一朝一夕。去年事變，乃其數十年來計劃必走之道。所可恨者，敵人處處謀我，而我政府當局，及負守土責任者，竟熟視之而無睹。平時只勾心鬥角於私八目前之利害，亡却國家民族之存亡，以致去年九月十八，日本以不足三千兵卒，於一週間，安然佔領關東三省。所謂國家養之正規軍隊，在張學良輩退讓命令下，狼狽逃入關內，此不獨中華民國之奇恥，亦全世界人類之恥也。

固然，在科學化之戰爭時代，凡任何落後國家，在其生死存亡之前夕，苟謀禦侮，苟謀救國，必須全盤計畫，樹立步驟。外交如何運用？內政如何振刷？軍事如何備配？戰時一切供給如何籌措？民衆訓練與組織如何進行？凡此大端，皆政府當然之責任，萬不容推諉者也。假使無事

時尸位爭權，有事抱頭鼠竄，此輩喪權誤國，失地無恥者，其能容於民衆乎？嗚呼！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國家到此地步，尚有是非公理可講耶？

光陰如流水，東北淪亡，匆匆過年！其間中日問題之經過，結算算賬，吾人實有不忍回顧者；亦有忿恨而不願回顧者，吾人固深知中日問題，絕非容易了結之事，而我政府及負守土責任者，對於處此非常事變之應付辦法，實無絲毫足以告慰於國人者，茲僅就失策大端，稍舉論略之

一、外交之失策——中國向無外交政策之可言，數年來徒呼革命外交之口號，而其一切外交，處處隨他人意志為轉移，所謂人家要手，我不敢還脚。在此中日問題發生一年中，敵人採用宣戰時一切無理之手段，而我政府始終不和不戰，自東省陷落，上海事變，以至承認偽國，其間使國人傷心難堪之獸性行為，嗚呼！而政府屢付對策，為照例之一紙抗議，及依賴國聯，結果抗議等於話。依賴國聯尤屬對虎謀皮，幾使吾人每見報端所載「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以及「靜待國聯解決」等等標題，為之發噁。若欲一究其最後之辦法如何，曰：「不抵抗主義！」行政院長汪精衛氏，在國難會議時，雖一度立主其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辦法，實際上除馬占山軍，十九路軍，及東北義勇軍，迫於大良自動抵抗外，所謂政府決心抵抗收復失地者，不過想想空談而已。至於真正負責守土之責者，固無日不任花天酒地歌舞場中過「商女」生活。

二、內政之腐敗——在此國家生死存亡關頭，政府對

於內政，應如何加倍刷新，努力準備，以求對內有辦法，對外求一致。然而週計一年來國內情況，如吏治之貪污、軍人之專橫，土匪之猖獗，經濟之破產，政治上無不十足表現其較前加緊之敗壞。日本宣傳中國為無組織之國家，誠不誣也。夫以如此情形，而談解決國難，豈非鬼話耶。

三、軍事準備，——中國軍隊數目之衆多，軍費之支出浩繁爲世界第一，以言對外戰鬥之準備，在軍械、技術，訓練，軍需，以及海空軍之設備，本不足以言戰，但自古有可敗之軍隊，無不可戰之軍隊，國家處非戰不可之時，卽一兵一卒一彈一刃，亦必起而應戰，戰至粉身碎骨，尤不失爲民族光榮，脫離十五之於英；里夫民族之於法；比利時之抗德，成敗固早已決定，但其軍事之準備與抵抗，則依然盡其應有之天職。中日軍備之比較，固不可同日而語，然而中國軍隊絕非不可言戰者比，證諸十九路軍及馬占山軍，皆足以增進吾人之勇氣。然而此一年來對日

由共匪的猖獗說到恢復國民黨的他信力

不平

自清黨以後，共產黨在表面上算斂跡了，國民黨人方以爲政權獨攬，可以高枕無憂，作官的作官，弄錢的弄錢，講戀愛的講戀愛，個人只求自己的成功，把應該趕快完成的工作，反而置之九霄雲外，沒有人去理會了！好，你們就高枕無憂吧！共產黨人正可以乘你們醉生夢死的機會，深入在社會下層，做他們要做的工作了！更好，這個社會下層，因爲天災匪禍兵荒年荒以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

軍事上之備紀如何？除長江一帶軍隊，積極勦匪外，全國絕無全盤一致之計劃，尤以華北軍隊，最足使人痛心不已！至於戰時供給之籌措，民衆訓練及組織，此尤爲全國總動員前必須積極舉辦之事，而實際上，此一年來之中國政府，無日不在昏迷中過生活，民衆熱忱，亦因政府之不肖，在在使其消沉不振矣！

抑更有令人痛心者，在此國難時期，人方以刀斧向我，而我則內訌依然未已，領袖間之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等於說夢。軍人之一致對外，更屬鬼話。！如陳濟棠之與陳策；韓復榘之與劉珍年；楊虎臣之與馬青苑，他如各黨國要人之意見紛歧，行動離異，固無一不表現出國家到不可救藥之地步，吾人在此血淋淋之九一八週年紀念日，追念往事，預測未來，一腔悲痛，更不知從何說起。惟所深信者！政府對於人民，不可使之完全失望。苟人民對政府絕望，則一切事變之發生，更有不敢言者也。

的壓迫剝削，正是秩序紛亂，人民流離的情況，也正是共產黨煽惑誘騙的極好環境，於是乎共匪起矣，共匪燎原之勢成矣！直到現在由江西湖北河南，蔓延到福建廣東安徽等省，雖因國軍痛勦，已趨末路，然而因此牽掣抗日軍事；國家民族所受之損失，已屬不可思議了！何況兵追匪逃，兵圍匪抗，地方人民所受生命財產上各種損失，更屬無從統計呢！

共匪區域以內、所謂資本家，地主，豪紳，官吏等，除很少的一部分被驅逐出境，逃脫一條活命以外，大部分都被慘刑處死，沒有倖免一人，以前稍有儲蓄，生活比較寬裕的人，把他的一切財產所有，都全數貢獻給共匪，他自己情願做一名勞工苦力，這人就可以保全性命，以前稍有田地的人，也要把他的田地完全交給共匪，再由共匪給他隨意分給極少極壞的一點田地，他如果能夠心悅誠服小心勤慎的自己去耕作，他的性命也就可以保全一時，一切財產土地，都由共匪強迫沒收，舊有疆域經界一律平除，舊有文約契據一律焚燬，良家婦女，都要担任慰勞前方匪兵的工作，任其奸淫取樂，否則處死！地痞流氓們都拿了權，得了勢，一切任其擺佈，良善的農民工人，只有屈伏在兇惡慘忍的恐怖政策底下，暗中呻吟，誰敢說出半個不字！問有由匪區逃出者，莫不痛哭流涕，如喪考妣！這是共匪的情況！

共產主義之不合於中國國情，共產黨慘暴手段之不適宜於解決經濟問題，孫中山先生已詳切透闢的說過，一般稍有智識的人，大概都能明瞭，但是匪區的一般農民工人，不客氣的說，聽信共產黨的誘惑而大上其當，大買其力的，也確實不在少數，這足以證明國民黨平日宣傳工作之不普遍不深切；其次，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國民黨提出來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剷除貪污土劣；組織訓練民衆，是國民黨領導民衆解除痛苦的方策；實施直接民權，完成地方自治，是國民黨訓政建設的工作；然而數年以來，就現在的匪區說，國民黨何嘗沒有許多黨委黨員，在那

裏工作，但結果民衆被共產黨誘惑了去，那些地方變成了今日的匪區；再就非匪區說，每省每縣不是都有黨委黨員在工作嗎？但我們放眼一看；貪污土劣剷除了嗎？民衆組織起來了嗎？四權可以行使了嗎？地方自治完成了嗎？地權可以平均了嗎？資本可以節制了嗎？我們感覺到件件事都沒有做成！件件事都表現着開倒車的趨勢，好像逆水停舟，不進而退了！這是過去國民黨的同志不努力工作的總結算，無可掩飾，無可狡賴的事實！現在怎樣呢？我們抬起頭一看就知道了！高枕無憂者依然高枕無憂，醉生夢死者依然醉生夢死，黨委還在擺其官架子，宴會遊樂，升官發財，優遊自在的！黨部變成承接下收發公文的普通衙門，黨員更可憐了，因為沒有人領導，既無從爲黨努力工作，又不像黨委一樣，有黨飯可吃，有黨錢可費，有黨架子可擺。於是對黨關心的，只有咒罵黨部及黨委，對黨不關心的，就由淡漠而離開了！聰明（？）而無恥的黨委，更有了營私舞弊的好機會了，他說：你們黨員都給我去！我個人也是黨，黨權就是我的權，黨費就是我的費，開會就是我的會，再免得爭議，開甚麼代表大會，我就是代表，再免得有人競選，總而言之，黨就是我，我就是黨，不管我怎樣糊作糊爲，貪污卑劣，誰說我的不然，誰就算反對國民黨，就算反動分子，結果，全體黨員都是反動分子，只有存心升官發財而忘記了黨的黨委，是一個特製的忠實黨員！這些情形，不忍再說下去，這是國民黨的致命傷，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一切工作無法推進，自然民權無由伸張，貪污土劣無由剷除，訓政建設都等於空話，如果把

此種現象不能改過，危哉險矣，共產黨活動之機會太多了！不但匪區沒辦法，恐怕非匪區也要被其匪潛滋暗長，終至不可收拾！

現在有些人在大聲急呼，要國民黨黨員恢復自信力。誠然，恢復自信力確為目前國民黨人第一要緊的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及種種政綱政策，在非黨員看，也都覺得最能順應世界潮流，適合中國國情，確是客觀上挽救中國的唯一辦法。何況黨員信仰既深，自無感疑之餘地；至於國民黨的實際工作，自推銷滿清起，討袁，護法，討曹，北伐，歷次皆能代表民衆利益，得到最後勝利。此種歷史的工作表現，已使全國民衆，全世界民族，皆深信國民黨領導之國民革命，必能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國民黨的黨員如沒有此種自信力，那就根本夠不上當黨員的資格了！或者有一部分黨員，因為種種環境之刺激，多少有點消極灰心，甚至思想信仰也起了動搖，但這總算極少的一部分，我相信大多數黨員，始終是有自覺信力的！我覺得目前國民黨的危險，並不是黨員沒有自信力，而是黨員沒有自動力。換一句話說：不是黨員對工作有所感疑，而是黨員對工作不去努力，或者更是不去努力，而是無從努力！因為黨員對工作不能努力，所以黨的一切主義政策，都不能實現，所以民衆對黨都失去同情，認為黨的主義只是空話，黨員的宣傳只是騙人，黨的信用掃地，而黨的敵人乘機活動起來了！所以我說：國民黨不但要恢復自信力，而且要恢復「他信力」，自信力是自動的，尚不難於恢復；他信力是他動的，非從速根據主義政綱，實實在

在做出幾件工作來，是絕對不能恢復的！

說到爲黨去工作，許多黨員，定又要表示感疑的問題：「究竟什麼是黨的工作？究竟怎樣去做黨的工作？」「宣傳主義嗎？不兌現的空頭支票，誰也不相信了！解除民衆痛苦嗎？那不是空口喊成的事！爲民衆謀利益嗎？更不是空人空手能做成成功的事！」「宣傳不生效力，實作沒有力量，算了吧！得過且過，衆皆昏昏，我一人何必獨自昭昭呢？橫豎人家負大責任的黨員都不振作，不努力，立派別，鬧意見，作官的也是貪官，作吏的也是污吏，我們何必發癡似的認真呢？我們也當新土豪吧！我們也當新劣紳吧！看來，一切都是空話，沒有一個好人，誰把誰也管不下，誰也不配指導誰！黨紀是甚麼？黨德是甚麼？黨誼又是甚麼？同行爲者就是真正同志，同阿附者就是忠實黨員！主義，方略，政綱，政策，如果誰理這些東西，誰就是「阿木林」！」

我不敢說黨員的心理都是如此，但我相信至少有些黨員是這樣的心理。黨員心理之所以如此，當然不能只怪黨員，至少那些尸位素餐糊作忘爲的領導者——大小黨委，要負一部分責任的！不過誰負責任是另一個問題，如果此種心理不能即刻糾正過來，黨的前途永遠不會有一點希望！由此種心理而表現的行爲，一方面是失却自信力，他方面是失却他信力，要恢復自信力，就要自我改變這種心理；要恢復他信力，就要自動努力於各種工作。如果每一個黨員都從這兩點上身體力行，黨的工作，並不難於即刻推進，舉例來說吧！譬如負責政治責任的黨員會長，上自主席

院部會長，下至各省委員廳長，各縣縣長局長，一方面不要重蹈官僚舊習，一方面各自盡其職責，努力工作，則政治效率驟增，政治上之興革事業，自可日新月異，坐觀其成；其他負軍事責任的黨員，負黨務責任的黨員，負社會事業責任的黨員，均有其應盡之天職，均有其應努力之工作；即一切責任均未負的黨員，如為農人，也有他在農業方面或農人中間應努力之工作，如為工人商人學生婦女，也有他們在工界商界學界婦女界應努力之工作，只要黨員自動的去努力工作，絕不會沒有成績的，只要黨員在工作上表現出，一種成績，民衆沒有不信仰的，我們看：國民黨打倒楊劉，統一廣東，民衆是如何信仰；國民黨打倒曹吳，統一中國，民衆是如何信仰；國民黨打倒張學良以東北邊防司令長官，統率十幾萬大兵；而不敢對倭寇抵抗，以致白失國土三省，民衆對張學良固屬深惡痛絕，對國民黨也表示大失所望了！直到十九路軍在上海與日人大拚，淞滬賴以保全以後，民衆對國民黨才漫漫見又發生信仰了！只有像十九路軍一樣去拚命的工作拚去努力的硬幹，才是今後國民黨員應有的態度，只有這樣去努力，去硬幹，才能表現出工作成績，才能恢復黨的他信力。

東三省的喪失與收復？

一、日本併吞東三省的處心積慮

日本存心併吞滿蒙，不自今日始，日本從事欺凌中國，亦不自佔據東

中國的社會奇怪得很！你要腐化，就可以馬上得到一部分腐化勢力來擁護你；你要惡化，也就可以馬上得到一部分惡化勢力來擁護你，惟有一層，你如果既不腐化又不惡化，那你却很難以立足！拿許多地方我們來觀察：你如果站在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這一面，社會上似乎也有你的力量存在；你如果站在流氓地痞匪共那一面，社會上似乎也有你的勢力存在，惟有你站在不腐不惡的光明大道上，你不但找不到社會上既存力量來擁護你，有時你反痛切的感覺得腐惡勢力之夾攻，基礎空虛，前途狹渺，要不是你認定路線，立定脚跟，滿會使你恍惚迷離，倒翻跟頭滾下來！但是我們要認定：腐化的路終是腐化的，惡化的路終是惡化的，這兩條路都是偏路，走錯了偏路，終久是要吃虧的！我們一定要走正路，要走到光明大道上，才可以找到出路，才可以求得歸宿。我們要在惡腐勢力夾攻之中，在社會上另造成一種民衆自己的力量，拿此種力量制裁腐惡勢力，拿此種力量建設三民主義的新社會，拿此種力量完成國民革命，拿此種力量促進世界大同，這是國民黨的出路，也是中國的出路，我們希望國民黨人努力工作，我們希望國民黨恢復他信力。

九月六日於南京，

希天

三省始。今日以前，日本早有所謂大陸政策，早有所謂滿蒙積極政策！日本說：他們的三島太小，要發展野心，逞強世界，非在海島之外，另尋得

大陸地盤不可！日本又說：他們要找大陸地盤，美洲有美利堅合眾國，美洲沒有他們的份兒；歐洲有英法意諸強國，歐洲也沒有他們去侵佔的餘地

；澳洲非洲，都早已有了人主；只剩下亞洲一處——在亞洲：北部有蘇俄，他們不敢去惹；南部各地，有些是獨立國家，有些一則距日本很遠，二則已是列強勢力範圍，他們更不敢去招惹！——算來算去，只有中國可以打主意！中國地大物博，與日本只隔一個海峽，而且東三省與日屬朝鮮，且完全相連，中國人數，雖多至四萬萬，但一盤散沙，正如一大羣肥羊，豈是虎狼日本的對頭！日本如果不即刻佔領中國的滿蒙各地，以為大陸根據，豈非傻子！日本又說：日本先佔據了滿蒙，然後可以征服全中國；先佔據了全中國，然後可以征服全世界！佔滿蒙是征服中國的第一步，征服中國是橫行世界的第一步——看，這鬼子的存心真毒辣，牛皮真不小呢！日本又說：大和民族是優秀種子，應使其滋生繁殖；支那民族是劣等種子，應使其淘汰消滅；日本近來人口過剩，本國已無所容？，亟應移殖國外，以資救濟；但移向美洲，美洲人閉門不納；移向歐洲，歐洲亦有人滿之患；移向其他各地，似乎都有主人存在，

無所施其發展，好！還是移向中國吧！中國雖亦有龐大民族要求生存，但中國民族自日本看來，正是弱者劣者，正是應該促其淘汰消滅的！——佔滿蒙，正是日本移殖大和民族於中國，逼上中國民族於死地，——正如漢族由西方東下，逼苗族穴居雲貴深山一般！中國民族的收場，大概還得返回老家，由開發西北而爬過崑崙，凍死在希馬拉雅山上！日本又說：日本的國土小，人口多，靠本國人務農生活，那只有餓死！日本人的生活，大半要靠工商業，日本人用原料做成商品貨物，輸入到其他各國賣了，賣得的錢，一部分維持國家人民之生活，一部分又買原料，再做商品，再賺利潤，這樣循環週轉，便是日本立國的根本辦法。但是原料從何處來呢？貨物向何處賣呢？利潤從那裏去剝削呢？前面已經說過，別的地方都不成，都沒有日本的份兒，那只好又在中國想法子了！好在中國的滿蒙，原料正豐富，地面正遼闊，土脈正肥沃，而且距日本也不遠，將來由滿蒙向日本搬運原料既容易，由日本把劣貨運往

滿蒙，轉售中國內地，以施行經濟侵略，更為便利，所以非佔滿蒙不可。日本又說：世界二次大戰，在不久必將爆發，日本不但是大戰中的重要角色，而且是大戰的主要製造者，日本如果乘此歐洲經濟恐慌，各帝國主義者無暇東顧之時，把中國的滿蒙，從速佔領，等到將來，不管日本同美國戰也好，同蘇俄戰也好，終歸以中國的地方為戰場，而且假使教美國的飛機，把日本三島炸沉，日本仍可以藉滿蒙作根據，一方面與美國搏鬥，他方面把中國鯨吞了，補償損失！日本軍閥之處心積慮，由來已久，並不目今日始啊！

其次，日本之欺凌中國，也不自佔據東北三省始，更不以佔據滿蒙終，在東北三省以前，如台灣，如琉球；如朝鮮，那一次不是強佔！那一次不是蠻橫無理！那一次不是先立傀儡，再行沒收！即現在又要佔去的滿洲——遼東半島，如不是列強干涉，還不是早已在中日戰後割奪去了嗎？此外如二十一條之要求（這也是日本在歐戰時，乘列強不暇東顧的機會，俾

然向中國提出的，與目前猛佔東三省，情形完全相似，日本鬼子的好詐陰毒即此可見一斑，濟南慘案之演出，萬寶山事件之發生……更那一次不把日本帝國主義者目無中國的猙獰面目完全暴露！在已佔東北之後，爲要威嚇中國政府，屈服中國政府，又演出淞滬之大破壞，天津之擾亂，南京下關之放炮示威……我們應該知道：在日本軍閥「欲征服支那，先征服滿蒙」的迷夢原則下，日本如果佔去滿洲，一定還要攻取熱河，一定還要進攻平津，一定還要破壞京滬……：一定還要毀滅中國！九一八事件，這不過是一個開端罷了！

二、九一八以後各方面的 情勢

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時許，日本乘我南方有水災，北方有旱災，中部有匪災，民生凋敝，國事蠅蟻的機會，指使駐我東北之日軍，突將北甯路拆毀，佔據瀋陽，我國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在北平聞訊後，號稱態度鎮靜——也許暗中嚇得屁滾屎流——一面電呈南京，請向日本抗

議：一面令飭所部邊防各軍，一律不准抵抗，人家要槍就交槍，人家要城就給城，人家要甚麼就給甚麼——不知人家要命時，也給命否？——於是東北少數日軍，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十一月十九日又佔黑垣，二十一年一月二日，復陷錦州。我東北多年經營的兵工廠給日本了！飛機以及其他，戰鬥品給日本了！大小城池公私財產都給日本了！遼吉黑三省三百餘萬方里土地給日本了！遼吉黑三省三千萬同胞給日本了！……一切都給日本了！只有防日本的十幾萬大兵，像喪家之犬一樣，棄甲擄兵，逃脫性命跑進了山海關！

日本既不費吹灰之力，很容易的佔領東北三省，真是喜出望外。日本軍閥也很驚異的越加自豪起來，他們高喊道：中國雖說有幾百萬兵在養着鬮着，但那都是私人的狗，絕不敢與外人拚命的！日本如要滅中國，有一師軍隊，就可以於一月內佔領全中國！他們嫌日本以前的政府太軟弱了，不敢馬上拿武力滅中國，所以把首相犬養毅擅行刺殺了，（犬養也是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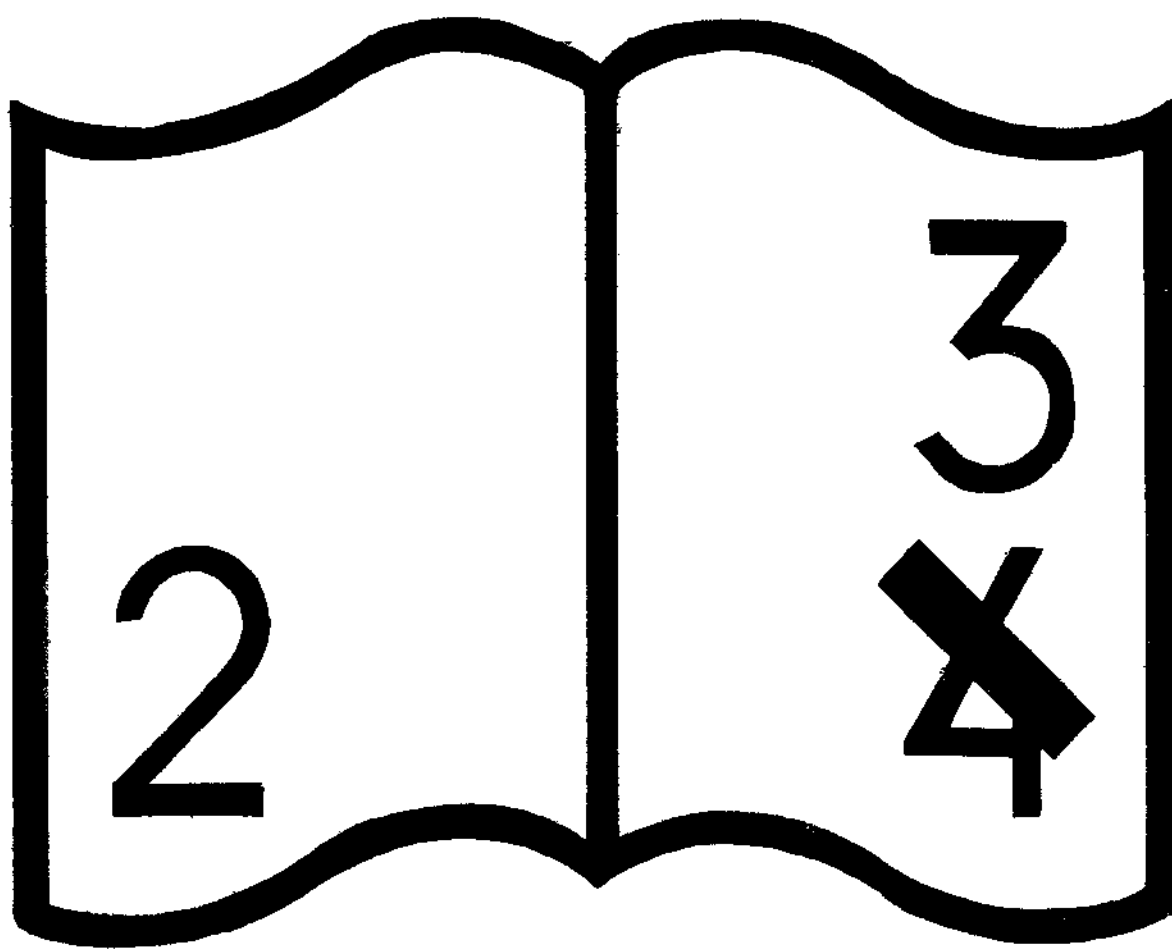
積極侵略中國的）另組一個軍閥操縱的齋藤內閣出來，加緊後華的工作。今年一月二十七日，駐在上海的日軍陸戰隊，突然大批登陸，一面由駐滬日領，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取消抗日會及停刊民團日報等請求，我方已一一承認矣，乃日軍於二十八日仍採軍事行動，向我駐軍防地侵襲。但是這一次遇到對頭了，這裏駐防的軍隊，不是軍閥私人的狗，而是衛國的志士！革命的十九路軍，當時我十九路軍看見日軍如此蠻橫無理，爲爭國家生存，爲爭民族人格，毫不遲疑、力起迎擊，戰事遂起。二十九日，閘北激戰，商務印書館被燬。二月三日，日軍炮擊吳淞，但未得手，五日，我軍擊落日飛機三架。六日，日增兵四千名到滬。十一日，日軍復有萬餘參加，駐我國英法美三使，開始出而調停。十八日，日司令植田，向我下無理由之戰表。翌日，我予以強硬答復。二十日，日軍總攻，各路均被我軍擊退。三月二日，我軍因日軍攻瀏河，而後方援軍以有共匪牽制，未能到達，恐全線動搖，遂自動撤退至第二道

防線。五月五日，因英使努力調停之結果，滬停戰協定簽字。六日，在滬前線之日軍，開始陸續撤退。是為淞滬大戰之始末。

日本侵寇上海，其另一目的為，威脅我國政府，即刻屈服於武力之下，承認把東三省割給日本，初不料我十九路軍奮勇抵抗，使彼連戰連敗，結果，除飛機炸燬許多無關戰爭的文化機關與商店民房外，原打算三日內佔領上海，五日內佔領南京的夢想，一點沒有希望！反把日兵傷亡很多，日本白川大將，也終死於上海，未得再回本國。日本鬼子於是失望道：「真革命軍不敢惹！十九路軍不像東北軍，蔣光鼐蔡廷鍇不像張學良！日本在東北於幾日內佔了三省，在上海這多日子，不但沒佔到便宜，反吃了大虧！真正倒霉！回去吧！」他們一方面才知道要中國政府直接割東三省，恐怕不容易辦到了！於是改變方法，找些漢奸來利用，三月九日，日軍誘迫傀儡溥儀，在長春就偽執政，把東北弄成一個偽組織，一切事務，都由日人把持包辦，日本想用從前滅

朝鮮的老法子來併吞東三省，所以於九月十五日悍然承認偽組織，並與叛逆簽訂議定書，內容全與二十八年前的（光緒三十年）日本與朝鮮訂立之「日韓議定書」相同，日本軍隊可以往東北各地任意駐紮，東北的一切，非得日本允許，不待自己去辦。日本同時宣告世界，說日本費盡苦心，才把東北從中國奪去，另成一種組織，無論如何，再不願教中國又拿回去，希望國聯及世界各國，要顧全日本已經造成的事實，不要再說仍舊交還中國的公道話。否則日本絕不答應，雖退出國聯亦不惜。我政府於九月十五日下午六時接得日叛議定書後即執行已決定之三項對付辦法：（一）向日本提出嚴重抗議；（二）電日內瓦國聯代表即向國聯提請嚴予制止；（三）援用九國公約，請簽約各國，履行條約上之意義，召集會議，予以制裁。國聯已接受我牒文，日本也把日偽牒文送國聯，但國聯因各國未承認偽組織，不接受「所謂日滿議定書」。美國則在國聯未表示以前，暫守沉默態度，也暫不召集九國公約簽字國討論。東北之命運，正在不可思議中的。

國難既興，我政府以事出倉卒，殊少準備，只有一面照會日本，提出嚴重抗議；一面報告日內瓦國際聯盟，請求主張公道，制裁日本。並於今年一月十八日，明令召集國難會議，共商救國方策。關於對日本的抗議效果，因日本既已存心侵略中國，當然等於零！關於訴請國聯一層：因又事寇我東北時，國聯理事會正在開會，我國既已根據會約，提出報告，理事會當於二十年九月三十日，決議限日軍於十月十四日前退出東北，但日方置之不理。反捏造許多不合事實之謠言，希圖淆惑世界視聽！國聯因於今年一月六日，組織調查團，於十五日正式成立，二十一日推英商李頓爵士為該團主席，二月三日啓程來華，三月十四日抵滬，二十七日來京，四月一日赴漢口，九日抵北平，二十一日到瀋陽，從事於各種事實之調查。九月三日，在北平完成調查報告書，四月三日英美意三代表赴滬乘輪駛往歐洲，法德兩代表則由大連乘日本飛機直滿洲里，由西北利亞返歐。國聯調查



编码错误

國報告書草成之後，一份備日內瓦，一份密封存北平，將來於相當時期，在日內瓦南京及東京同時發表，內容如何，此時尚無從揣測，至於國難會議，則先後由行政院聘請會員今年一月三十日，因上海戰事已起，政府深悉日本威脅南京之狡謀，遂一面宣告言長期抗拒；一面把國府暫移洛陽辦公，各要人亦先後赴洛。四月七日，國難會議在洛陽開幕，十二日閉幕，對應付國難的方法，多有詳切決議，建議政府採擇施行。

此外還有不曾加入國聯的美利堅合眾國，她是太平洋中的大國，又是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的發起者，她的態度如何，不但各國注視，我們更應該注意。自九一八以後，美國頗多表示，並認日本措置為失當。而今年一月七日美國分致中日之照會及二月二十七日美國務卿史丁生致參議院議員波拉之函，其意義尤為重大。在照會中，美國聲明：凡以武力在中國造成之新情勢，美國概不予以承認。後來史丁生於八月八日又公開演說，詳細解釋美國對於非戰公約之態度，及

其與中日爭執之關係。此次演說，係暗示日本，反對其承認偽組織；同時並向國聯暗示，美國決主持公道，與國聯始終合作。史氏恐日本冒六不韙，難免引起世界大戰，苦口婆心，百端譬解，但日本怕本必有悔禍之心，哀哉！

其次，還有應該說明的一事，那就是東北的救國義勇軍。當張學良實行不抵抗主義，把東北拱手送人以後，日人指揮朝鮮人到處橫行，把東北同胞任意慘殺，財產任意搶奪；真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生殺予奪，任人宰割！此時一般前此張學良時代的狗官吏人（此輩狗官，平日貪污妄為，弄到東三省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也是日本敢占三省的要因），大部分變成漢奸，寡廉鮮恥的都投降到日本去當狗奴才了！惟有馬占山，丁超，李杜諸志士，尚能保全節義，率領當地民團及綠林豪傑，組織救國義勇軍，與日寇抗戰。義勇軍之戰略，係避免正面衝突，而作各個擊破，使日叛各兵疲于奔命，無法應付。現在東北雖說在日軍掌握之中，但實際上除重要

城市而外，遍地皆屬義勇軍範圍，吉林亦於最近由義勇軍克復了，政府已任命馬占山為黑省主席，丁超為遼吉長官，將來東北連命，大概還要靠這些義勇軍了！

二、收復東北的對策

以上把日本侵略滿蒙的蓄謀用心，及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各方面的事實表現，略加敘說了，究竟東北問題將來能得到甚麼結果，這當然是誰也注意的問題，但同時是誰也不敢斷定的問題！我們此處想說的，自然也不是斷定將來的結果，而是想說說我們今後應走的途徑，對與不對，也只可以說是我們的一點意見罷了！

要決定我們的路，先要決定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甚麼呢？我們的目標是要由日本手裏收復已奪去了的東三省。東北問題將來的結果，不外三層：第一層是我們的目標達到，即東三省由我們收復回來；第二層是日本的野心實現，即東三省由日本吞併過去；第三層是中國失去東三省，日本也併吞不去，另外把東三省割成中立區，由各帝國主義者共同宰割。

將來究屬那一個結果，此刻當然不能斷定，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如果中國自己沒有適當方法去積極努力，第一層結果是絕不會有的。我們試抬頭一看：日本全國上下，正在為達到第二層結果而努力；英法……諸國正因為要達到第三層結果而靜默觀望。人家為割裂我國的領土而努力了，我們不應該為保全我國的領土而努力嗎？東北問題能否達到第一層結果，全看我們此刻努力的情形如何而決定。

我們要收復東三省，要由兩方面去努力：第一，外交上之努力；第二，戰鬥上之努力，兩者互相適應，兩者要分別進行，方可得到相當效用。待我們先研究外交，再探討戰鬥。

一，外交方面。說到外交，我們先應明白列強相互間的情況及其對中國之態度。現在的世界，簡單說來，就是英法意日俄等國勾心鬥角，相互分贓的世界，中國也是他們理想中要分的贓物之一。列強因地理上遠近之不同，對中國分肥的手段亦各異。日俄兩國距中國最近，所以對中國

的手段是積極的直接侵略。英美等國距中國的很遠，所以對中國的手段是緩和的間接侵略。我們看帝俄時代，蘇俄時代對中國的種種舉動，我們看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直到現在對距中國的種種舉動，就可以知道日俄二國，不但對中國施行經濟上之侵略，而且不斷的要拿政治軍事的力量侵略中國的領土。至於英美等國，因為距中國太遠，所以只求能在中國平等分肥為止，英美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等政策，正是此意。這是近鄰日俄與遠國英美對中國的侵略政策根本不同之點。我們應該注意的。其次，資本主義的白色帝國主義者結成一個團體與社會主義的赤色帝國主義者為難，中國恰介乎他們兩家的中間。所以他們兩家都想利用中國作犧牲品，中國成了他們兩家爭鬥的第一步目標。日本武力佔據東三省，反向世界大聲宣告曰：日本佔東三省是為防赤俄，是為各帝國主義者的利益着想，非僅為日本打算，這是多麼狡詐而滑稽的腔調，但因此而法蘭西帝國主義者儘有了祖日的傾向。這是世

界上赤白兩家對壘的情形，我們應該注意的。再其次，自歐洲大戰以後，美國忽而富強起來，不但各帝國主義者都欠美國的賬債，即久以海上霸王自居的英國，且有被美國取而代之的形勢，因此國際政局，隱隱中就有英美對抗的形勢。國際聯盟中英國執牛耳，但美國藉口孟祿主義未加入。英美兩國既有暗鬥，所以英美兩國雖然對中國的政策相近，但是對其他列強的關係，有時大大相同，這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又其次，德法兩國的不能相安，日俄兩國的權利衝突（都想先把東三省佔去）意大利與法蘭西的利益衝突，美國與日本的不能並立，英法兩國的暗相猜忌，這都是人人知道的。雖說德法意日美各國間的衝突，似與中國無直接關係，但德與俄接近，則法與日亦勾手；意與法衝突，自與德同情，而與日漠然。美與日衝突，自然要對中國表同情，且與蘇俄謀接近，（最近美國有承認蘇俄之說，更可證明），這些國際間錯綜複雜的情勢，我們都應該注意到的。

列強相互間的情形及日本與列強

間的關係既如上述，所以我們知道，日本佔據東三省，對中國是直接侵略領土，中國當然與日本不能安休；對蘇俄是代表白色帝國主義者準備進攻，蘇俄自不能容忍；對美國是佔得土地廣沃，原料富厚的大陸根據地，準備爭太平洋上之霸權，美國絕不能允許；對英國及其他加入國聯的小國，是顯違其盟約及勸告，這些國家當然大不高興。此外如九國公約簽字國（美、英、法、意、比、西葡、挪威、瑞典、丹麥、墨西哥、波利維亞，共十二國），以道理推測，對日本違背該公約的舉動，當然不能滿意。由此我們知道，日本併吞東三省的舉動，世界各國都不贊成。尤以美俄兩國為日本之仇敵。英國對日本雖不滿意，但英國所注意者，在東三省門戶能否開放，而不在東三省的主權屬誰。因為東三省的主權如在中國，門戶自然不敢不大開大放；如果把東三省的主權移到日本，門戶就有被日本關鎖斷斷的危險；同時，東三省如果始終把門戶能開放，那就是脫離中國；她未必再管。（我們看九月十五日日本承

認偽組織以後對世界所發之宣言。就知道日本處處以「東三省門戶依然開放」誘騙世界。我們的外交道路，已可以明白看出：美國的敵人是日本，蘇俄的敵人是日本，我們的敵人也，蘇俄的敵人是日本，我們的敵人也，是日俄，這三國的敵人既相同，這三國當然應該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其餘英意及其他各小國，既對日本大為不滿，我們自然應用聯絡方法，使之一致對中國始終作精神上之援助。

我們再看政府的外交方針如何？自去年九一八以後，政府始終依賴國聯。國聯真的可靠嗎？國聯一再警告日本勿擴大事件，但日本偏要越擴越大！國聯未見有何辦法；國聯一再限期日本撤兵，但日本偏要越加進兵！又未見國聯有何辦法；國聯一再聲明，俟調查報告書到後，由國聯作適當之處理，但日本偏不待調查團報告書之公布，一手造成偽組織而悍然承認之，吾人且拭目以待，看國聯再有甚麼辦法？即國聯最後又出其拿手的辦法，來勸告，來調解，但蠻強的日本，偏不服從，試問複雜散漫柔弱無能的國聯，又有甚麼辦法呢！

恢復中俄邦交，早已有人主張過了。這其間固然也有很多事實上的困難。第一、白色列強既與赤俄勢不兩立，我們如與蘇俄交好，列強當然不喜歡，我們能否沾蘇俄的光，還是問題；但如馬上因此而激怒列強，豈不是新交未成，舊交已失了嗎？這樣可使中國更成孤立。第二、蘇俄存心赤化中國，已有各地共匪擾亂為事實上之證據，（共匪有時故意牽制國軍不使抗日更是為日本幫忙）中俄如恢復邦交，共匪將至更加猖狂，豈不是前門把狼還沒有驅出，後門裏又引進一狗嗎？第三、日本佔據東三省，即藉口為防赤俄，如中俄復交，日本將益有造謠口實，第四、蘇俄此刻有無對中國恢復邦交的誠意，也是一個問題，因此種種原因，所以中俄到現在還沒有恢復邦交。不過我們體察國際情勢，回想中國地位，更為恢復東三省着想，中俄兩國的關係，在外交上實有極大的意義，現在日本與蘇俄也有邦交，美國也要承認蘇俄，他們白色帝國主義者都可與俄國交往，我們為甚麼不可以呢？況且日俄既有邦交

，則日本一手造成的東北偽組織，俄國雖不喜，但因與中國全無邦交關係，不免也有承認的危險。所以無論如何，中國應想出妥善辦法，即與蘇俄恢復邦交。

還有一層要研究的，就是中日直接交涉的問題。日本自始即要與中國直接交涉，使中國承認其在東三省竊奪去的一切權益，但中國為保持利權，始終拒絕，日本於是又用威脅辦法，先佔據瀋陽、後攻打上海。無非為屈服我政府，與之直接交涉。但我國一面決定長期抵抗，一面呈訴國聯，偏不與之直接交涉，以免被迫喪權，日本氣得沒法子想。乃在東北造成一偽組織，而與之訂立條約，無形中把東三省完全併吞了，但是一面仍要求與中國直接交涉，不過此時交涉的標準，比以前更不堪聞問，以前是要中國承認其東三省之權益，現在簡直是要中國承認把東三省由日本併吞，要求權益，我們都不能承認，要求併吞三省，我們當然更不能與之直接交涉了。

總之，我們到了現在，只有與美

俄站在一條戰線上，使英吉利及其他小國作精神上之援助。把我們的外交陣勢布好，再努力第二步戰鬥的工作。（法美最近也有合作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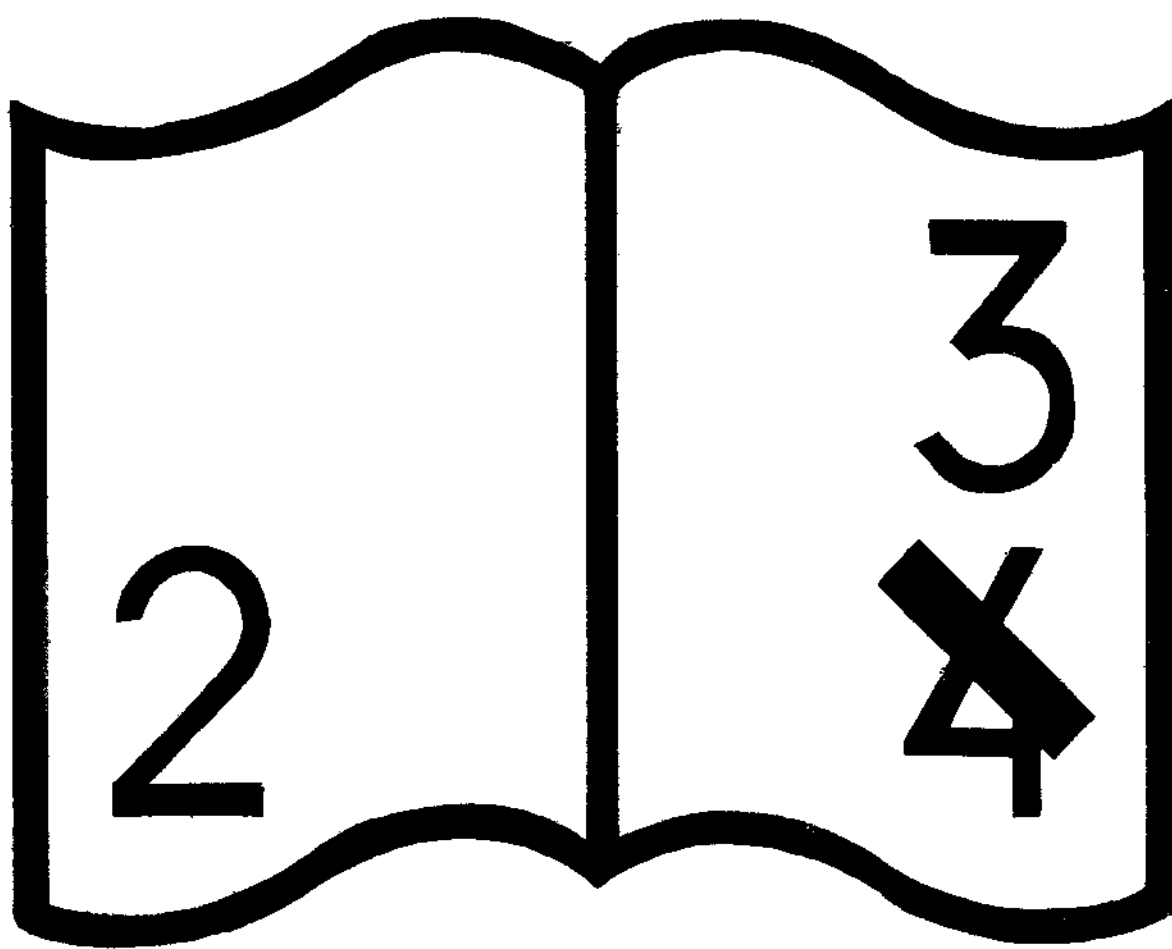
二，戰鬥方面，外交是要靠別人的，戰鬥是要靠自己的，外交只可認為幫忙的別動力，不能認為中堅的主力；要完全靠外交來收復失地，那全是夢想（中日戰後列強干涉日本交還遼東半島於中國，但列強又向中國索報酬，又失了許多地方），尤其是目前的東北問題，非中國有戰鬥的決心，決不會有完滿的結果。

戰鬥有兩方面應努力：一為經濟上之戰鬥，一為軍事上之戰鬥。經濟，並切實提倡整頓國貨，這是人人知道的，不過要人人堅決的永久的切實的去幹，才可以發生大效力，誰買日貨，誰就是男盜女娼，誰就是罪大惡極，誰就應力即處死，剿滅九族！這樣全國同胞一致努力，就是收復東北的一部分戰鬥力量。我們在這裏要討論的，是關於軍事方面的戰鬥。

說到對日戰鬥問題，前此已有多

人討論過，大抵注重理論者成主戰，注重事實者則主不戰，而怯懦無能者，則並抵抗亦不敢。以中國目前之貧弱紛亂，而欲與專心準備世界大戰之日本開戰，無論從何處預測，中國絕不能取得勝利，此為注重事實主張不戰者的理由；戰亦亡，不戰亦亡，與其不戰仍亡，莫若一戰再亡，或者還可不亡，此為注重理論而主戰者的理由。最後政府決定的辦法是長期抵抗；是有時戰，有時不戰；有地戰，有地不戰；是「他要拿我們不送」他雖然終於拿去了，但使他拿得很費力」。在某限度以上我們與他交涉；在某限度以下，我們與他拚命」。

長期抵抗的辦法，固然也有許多事實上之所以然，但時至今日，東三省已在事實上形式上都已被日本完全搶去了，難道我們真個眼巴巴的看他拿去就算完事了嗎？難道這樣大的中國，這麼多的人民，就都像張學良一樣毫無抵抗的把東三省送「日本嗎？上海熱河，日本還沒有拿去，我們可以用抵抗的方法，使他不能拿去；如果東三省還沒有被日本拿去，我們當然



编码错误

也可以用抵抗的方法使他不容易拿去；但是東三省已因張學良的不抵抗而被日本很容易的拿去了，這正是日本要拿，而張學良更要送，東三省已到了日本手中，試問長期抵抗的辦法，能否把東三省再收回來？所以目前問題，是如何收復東三省，而不是如何保守東三省，換言之，是如何向東北叛逆進攻，而不是如何來抵抗日本再攻熱河，再取平津，甚至再打上海。

固然，我們的國力不如日本，沒有戰勝的把握，但我們既不能白送日本三省領土，不戰再有甚麼辦法呢？如果不戰可以收回三省，我們就可以顧到事實來不戰，如果不戰要白失三省領土，那我們只有一戰！又或有人說，東北還有我們的義勇軍，那不是我們的長期抵抗嗎？是的，東北此時的一線希望，當然要算那些義勇軍，然而以如此廣大的中國，以如彼重要的事件如只靠那些義勇軍來收復失地，不要說終歸被人逐漸消滅，我全國人聞之，如不氣死，也得羞死！

我們現在非戰不可了！戰是我們收復東北的唯一辦法，也是我們民族

生存的最後出路，如果全國上下，一心一德，討伐叛逆，與日本決一死戰，最後勝利，未必不屬於我們。

自淞滬大戰以後，由十九路軍的奮鬥犧牲精神，不但全世界對中國起了一種驚佩，就是我們自己，也的確重新有了一種自信力，我們相信我們的軍隊是可以與日本軍隊相拚的！我們相信我們的民氣，我們的熱血，我們的軀體，我們的頭顱，是可以拚過日本而有餘的。我們所不如日本的，只有飛機兵艦大砲……等物質的條件。這些物質的條件，如果要我們自己來製造，固然很不容易，但日本的戰鬥器，也多係向他國買去的，我們雖說是窮，但如能上下一心，全國一致，我相信是絕對有辦法的。

製造軍艦，編練海軍，那不但費錢多，而且也不是短期間內能做成功的。好在我們不打算渡海去攻取日本三島，我們只要能防守邊境，勿使日人攻入就夠了！我們很可以用「迎頭趕上去」的辦法，拿空軍來補助海軍，代替海軍，用空軍來防禦海軍，戰鬥空軍。我們再買些同日本一樣的戰

鬥利器，與日本大拚一場。

我們假定日本全國有五千架飛機，除留着防禦美國的以外，派二千架來中國作戰，如果我們防禦得宜，勿使上岸，他們得多少航空母艦？我們全國有千餘縣，每縣把平時貪官污吏應裝人腰包的贓款捐集起來，至少也可以購得起一兩架飛機，合起來就是幾千架飛機，並不算甚麼難事。如果四萬萬人忍飢來節省一頓飯，忍寒來節省一件衣，每人平均節省五角，也要兩萬萬元，還不夠飛機上用的炸彈費嗎？中國雖窮，但中國的富商大賈軍閥官僚以及政客要人，並不見得錢少，據某報載，上海外國銀行要存二十萬萬中國要人的銀元，如果他們真正愛國，把這二十萬萬元都捐出來，還不夠我們買最新式的大砲坦克車……用嗎？他們如果不的話，請問國家亡了，他們還到那裏享福去呢？張學良捨不得私財來抗日，東北亡了；他還能安享家私嗎？最後把那故宮博物院的寶貝，或押或賣，（這當然是極可恥而且極冒大不韙的話）也可以得到若干萬萬，還不夠我們做討

日軍費嗎？（這當然是破釜沉舟的最後辦法），如果有人要反對押賣古物說：那是中國文化的結晶，那是民族精神的寄託，中國可亡，東三省可不要，那些寶物不能不保存，我說：他真是一個呆子，那些東西固然是中國文化的結晶，但試問中國亡了，把中國文化的結晶，陳列在日本博物院裏，中國人還可以自己去誇耀嗎？而且我們應該記憶，那些東西不是被溥儀的祖宗由我們手裏搶去，陳列在清宮的私產嗎？幾時才又物歸原主的？現在溥儀又要入關來收回去了！還是中國的嗎？其次，立國要素，為土地人民主權，自古輕貨財，重領土，愛人民者，莫不強盛；重財寶而輕領土與人民者，莫不衰滅，國滅了，財寶依然是人家奪去了！安見其能保存！坐視三省土地人民主權皆為他人奪去，而獨思保守那些寶貝貨財，中國民族的精神，怕不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的物質條件已有了着落，我們中國有的是兵，把全國現成的兵計算起來，至少有二三百萬。如果還不夠時，由四萬萬人中拔一千萬人來當兵，也是極容易的事，中國兵固然勇于內戰而怯於禦侮，但此則教他們打日本，我相信個個是喜歡拚命的；中國人固然是「一盤散沙」，毫無勇氣，但此刻教與日本拚命，我相信人人都情願挺身搗杆，一往直前，開一個你死我活的，我們的軍心民氣，如此緊張，我們如再不幹，那真是大生的無恥奴才，那真是故退安等看當亡國奴了！

我們的兵械都預備安插以後，我們對於執迷不悟喪心病狂的殘賊亦匪先用飛機轟彈，下一最大決心，於短期內把匪區蕩平，一切犧牲不顧顧慮，以除心腹之患，以去後顧之憂，我們再用一部分空軍，協助海軍陸軍，防守沿海一帶，由粵閩江浙到山東河北以迄秦皇島，分段協防，勿使日寇侵入，如有畏縮退避，失去寸土者，先犯主管長官的狗頭取去，以儆效尤。我們再用飛機炸彈，把暴日侵入內河的軍艦，拿出「睡到半夜殺雞子」的辦法，各地同時下手，掃數炸沉，一個不要放去。我們然後抽調精兵百萬，輔以空軍，由熱河直趨瀋陽，會合一名義勇軍，用極迅速的方法，佔領北寧兩滿州路，驅逐倭寇出境，收復東北故土，把那些傀儡漢奸，如溥儀謝介石鄭孝胥……等，一個個用麻繩百綁，用鐵索連串，押到南門外雨花台下，使民祭其肉而殺其皮。如再有要人老們敢為此等人求情說項者，一律格殺勿論。

此時倭奴如再大舉進攻，我們要記得：在外交上不是列強都同情於我嗎？日攻我仇，遷延時日，他們必來調停，主張公道的國聯，也就很有權威制止日本的暴行了。即不然，日本定要大幹時，我們又豈記得：在外交上不是美俄同我們在一條戰線上嗎？美俄到了忍無可忍，一定要用武力制裁日本的。

此時也許可以引起世界大戰，但在這次大戰中，假定日美對立。中國與美當然合作，俄國可以為中國幫忙。國聯對日不滿，英及其他小國可以中立。如英美更進一步合作：則英國可以偏美。德意兩國因反法關係，至少可以中立。事實上與日本能夠狼狽為奸助紂為虐的，只有法蘭西一國

。以英之海軍與美之空軍，及中國之陸軍，至多不到兩個月，就可以把三島踏平；如果日本國內飛機起了革命，不消兩個禮拜，就可以把日本軍閥的粗氣放完。我們看看吧！日本的大戰，最好是這樣一種形式，才於

中國比較有利)

最後我們喊道：「東三省非收回不可，要收回東三省，惟有與日本硬幹，硬幹才能收復失地，才能整興中國。」

九月二十一日寫於南京。

蘭州的生活程度如何？

呆子

「蘭州的生活程度如何？」有一位朋友在問我。「似高實低！說低又高！」我沒有決斷的答他！

照一般習慣來說：如果這個地方的生活，費的錢多就算生活程度高，費的錢少就算生活程度低，例如一樣住洋房，吃大餐，穿西裝，乘汽車，看電影，遊公園，……；在紐約每人月需百元，在巴黎則需百二十元（這都是假設），我們就可說：巴黎那個地方生活程度高一點，紐約低一點！

其次，照學理來講：如果這個地方的生活，一切生活資料，生活設備，生活享受，都比較優美，就算生活程度高；反之一切生活條件都比較簡陋，就算生活程度低，例如在上海住洋房，吃酒菜，坐電車，穿綢緞……；在陝甘住茅屋，吃豆麵，坐驢車，穿粗布……；兩兩相比，當然上海的生活程度高，陝甘的生活程度低；同時，在上海一月所費的錢，也要比在陝甘多過幾倍！

再其次，所謂生活程度，係指一般的自然的生活狀況而言，特殊的畸形的當然不足為訓，例如在上海月費五十元，而收支尚可相抵，但如在陝甘月出三十元，生活即不

能長久維持，同時在上海月出六十元即可以有洋房，電燈，電話，電車，白米，細布……；等享受，但在陝甘有時月出百元，還未必能享受那些幸福。

蘭州的生活程度如何？蘭州據我所知，生活程度很底，在那裏：說到衣；布匹很貴，綢緞尤其更貴，比東兩各大都會，有時貴到三四倍以上，而且式樣也不精緻，一般人的衣服，只可說「衣取蔽體」，時髦舒適，當然談不到，但是這樣一件衣服，價錢並不小，有時一件布衣的價格，比江浙一帶的一件綢衣還要貴哩！說到食：米麥並不便宜，蔬菜調料，遠比東兩貴，普通飯——就像南京丹鳳街幾家北方飯館買的便飯，稀飯饅頭，人各一葷菜，（素菜則為兩個），每日兩餐，每月至少得十五六元，在南京不過八九元，在北平當不過六七元，一般人從沒有每飯都吃米麥的幸福（如豆，高粱，黍，稷，之屬，亦為日本常食焉），但每月飯費，也要六七元之譜；說到住：房子算便宜，當然全是中國式的，設備自然欠佳，每間月租一元，二元，三元，不等，兩元一月的房子，在北平能租三元，在南京能租五元，不過電燈日光等條件，往往不能滿人意。

說到行：馬路是純土製的，雖然也如他處的柏油路一樣平坦正直，但那只是雨後四五日的氣象，如果正在下雨的日期，馬路就會變成泥汀，附沾在你的鞋底上亂跑！或者久旱不雨，馬路又會變成烟霧，隨風吹上天空！至於車子，電車，火車都沒有，汽車很少，而且只是要人的私有物，一般人見汽車來了，便都老遠避開，免得他們的腿子或頭，把汽車輪子碰壞，吃警察爺的打罵！人力車是有的，除中央派來的委員們，或逛能娼妓的商店老板與衙門中的師爺吏役們專門乘坐外，一般人一則沒有錢，二則講究人道，三則不好意思，所以都不坐黃包車，有的是騾車，自行車，自行車多半是開明的軍官，公務員騎的，商人騎的也很多，市民看見自行車奔來，也恐怕教他們碰壞車子，挨打還不要緊，委實沒力量給人家賠償！騾車子很普通，除闊老坐着巡街外，大部分都被婦女坐着朝山玩景，雖說笨重的騾車，走在崎嶇不平的路上，顛倒搖盪，令人頭暈發嘔，然這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一般人行路的辦法，只有駕駛自行罷脚了。至於其他的育樂等等，在蘭州當然不容易談到，由此種種，我們可以說蘭州的生活程度，比較東南各大都會，實在很低了！但是，我們再一思量：蘭州每月的生活費，並不見得要比北平天津京滬少，我們就拿南京與蘭州作一比較來看：先拿走路舉一例，由南京夫子廟至下關，坐公共汽車，需二十分鐘，費四角小洋，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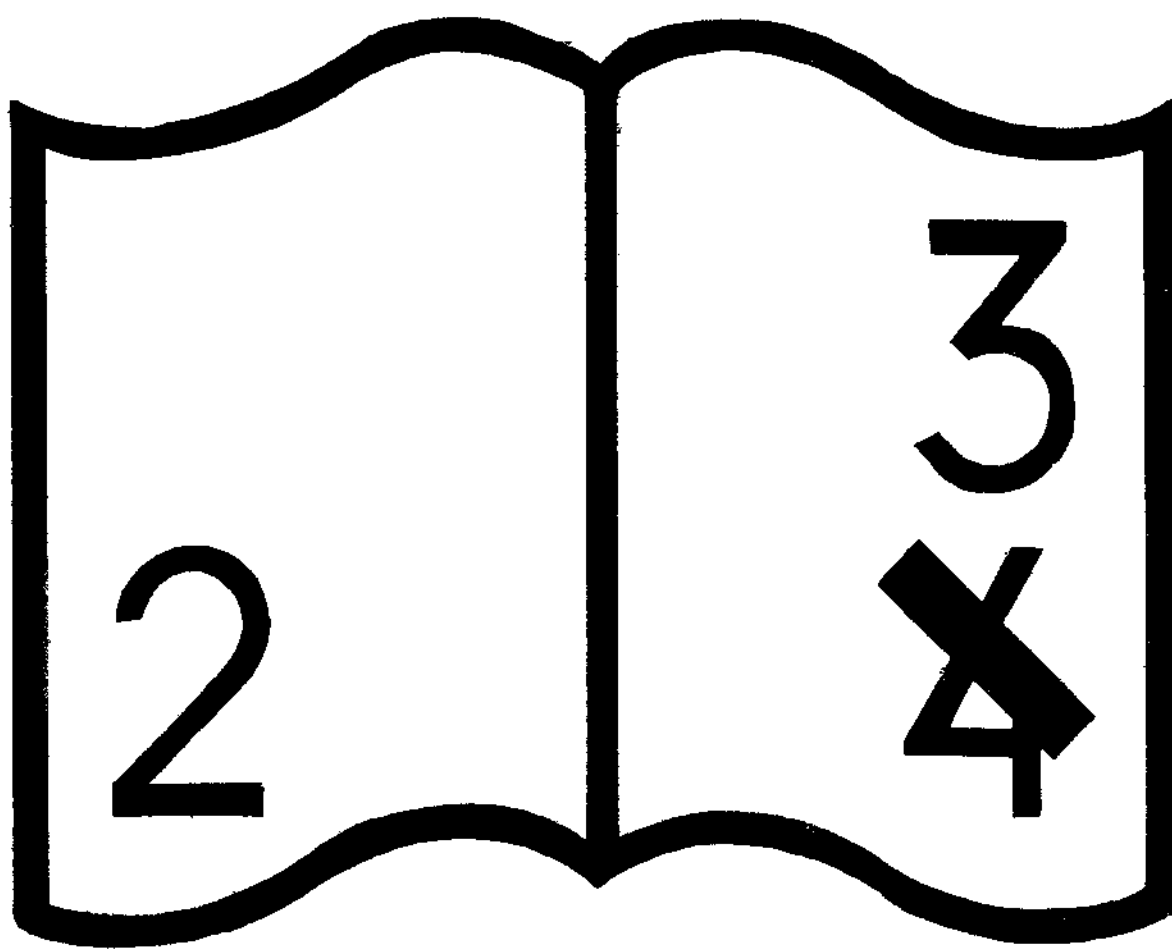
十餘里，人很舒服。若由蘭州鐘鼓樓至東岡坡，雇騾車以行，至少需兩三個鐘頭，費一兩塊錢，人還要受很大的罪，（由蘭州到天水，與由南京至上海差不多；但騾車需行八九日，車價需洋五六百元，而火車只需七八小時，車票需洋三元幾角，人的苦樂程度，更不能以道里計），其他吃的，穿的都是如此情形，所以如果在蘭州與南京費一樣多的錢，我敢說在蘭州的享受，一定要比南京差得多；反過來說：如果要在蘭州與南京過同樣等級的生活，我敢說費的錢，一定要比在南京費得多，這種事實的證明，就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蘭州的生活，費得錢比南京多，享的福比南京少。喚言之，如以費錢的多寡為標準而說，則蘭州的生活程度很高；如以享受的優劣為標準來說，則蘭州的生活程度很低。我所謂「似高實低，說低又高」者，其原因正是如此。

這種奇異的現象，一般人多未曾留意，致成此種現象的原因，當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弄成的，我們不是經濟專家，我們對此問題既無深切之認識，又無具體之意見，我們不過感覺到這種現象，是絕對有損於國家社會及民衆的，似乎應該有人來注意才是，至於如何去補救這種不合理的現象，那應該有專家去另行研究，我們狠希望熱心開發西北的人們點注意，我們更希望西北土著的同胞們也注意。

二十一年九月二日寫於南京

中國人口新調查

共四萬萬七千四百餘萬



编码错误

